



何冀平

## 中西二湯

在香港過日子必要煲湯，煲湯和做餃子一樣，各家有各家的味道，沒有一家是一樣的。廣東人有兩種湯不多煲：醃篤鮮和羅宋湯，這一中一西兩種湯，千人千味，每家都有不同味道。春天了，想煲醃篤鮮，到處買不到上海鹹肉，疫情中，不少這種專賣上海等北方特色的小店關了門。材料總算買全了，春筍不正宗，可沒有了它，就變成鹹肉湯了。照足菜譜和經驗做，煲足3個鐘，出來的湯雖然鮮，但不是乳白色，不知哪道工序出了錯，失望。

羅宋湯是俄式湯，據說東北版本的羅宋湯最正宗，是俄式西餐廳中必有的一道，幾乎沒有人不喜歡，但要煲得對味正宗，可是一門功夫。以前家裏的廚師閻師傅，是學西廚出身，但因為人太老實呆板，不敢放手做，只能給大廚打下手做些粗活兒，來我家之後，老爺奶奶都是好人，在吃上雖有要求，但絕不挑剔，他就放膽做起來。他最拿手的是做羅宋湯和意粉，每到有人生日，他就是這老兩樣，加上沙律和冷盤，我們已經吃不出特別，可來家的客人還是讚不絕口，閻師傅很開心。

可惜我只是吃，從來沒留心過他怎麼做，所以一點沒學會。只記住了一點，就是茄醬罐頭和番

茄沙司的分別，一個偏酸，一個偏甜。有人說，做羅宋湯千萬不能用番茄沙司，可是閻師傅就是用沙司，一樣好喝。

我喜歡喝羅宋湯，時不時要自己做一次，在香港太容易買材料了，調味的番茄醬可以選全世界的，但到了我手下總是不太對味，不是酸了，就是甜了，不是肉汁濃了就是不夠肉味，既不是閻師傅的味，也不是金雅琴的味。

說起金雅琴，要多介紹幾句，很多人不太認識她。金雅琴是北京人藝的第一代演員。金雅琴是個大美人，但從來就不像個女人，是個「老爺們」性格，大情大性。《茶館》裏有位人稱「東霸天」的龐四奶奶，是她的拿手戲，連總理周恩來來看戲都問，誰演的龐四奶奶，又有霸氣，又有封建，演活了。從此，北京人藝戲裏三姑六婆的角色都是她包了，早忘了她是出身富裕人家的大美人。

我去金雅琴家，老師留我吃飯，我說別麻煩，我請你去外面吃吧。老師說，一點不麻煩，我給你做羅宋湯。金雅琴親自下廚，她的羅宋湯真是絕了，是我喝過最好吃的，忙問怎麼做？老師告訴我，絕招就一個，要把番茄醬用油炒熟，然後加一大勺糖，最後下到湯裏調味。這麼容易？照做，還是不對味，可見千人千味的道理，不在湯，而在心。



鄧達智

## 相識也是緣分

奇妙，近來常聽張德蘭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典名曲，尤其盧國沾先生填詞的《人生於世》、《相識也是緣分》……

盧先生喜用「寄塵」二字，張德蘭毫不造作，唱來平實溫暖……人生於世，有若寄塵……完美刻劃！

同時亦讓我想起一代諧星鄧寄塵，從其藝名估計，頗見文化內涵。加拿大Kingston上中學時期，同班同學為鄧先生幼女，曾告知乃父高水平文化背景一二。

昨晚（星期四），邀請老友記攝影師亞辰及形象設計師蘇綺甜（ESO）出席在下於香港電台第一台主持的《講東講西》節目，Chitchat一番那些年那些事；沒有唏噓，感恩我們曾經共享過人生旅程一段內容豐富工作互動及生活點滴。時為2000年初，種種原因為我開啟內地及香港兩邊走的時裝事業。因緣際會認識嶺南地區知名攝影師，原籍東莞的香港人袁亞辰（藝名）。未識其人，早已拜倒其時裝攝影互動油畫的浪漫風格。

初抵廣州對各方英雄仍未熟悉，攝影師方面，較熟悉以北京及上海為基地的達人，然而心思嘗試跟本地精英合作，毅然邀請亞辰操刀拍攝新系列圖冊。

一拍即合，造就了往後近10年的合作，以其優良技巧不斷保留了我設計的寶貴影像；也間接影響了亞辰攝影的方向，自此以時尚為主軸，那些年嶺南一帶，甚至北京、上海、武漢、成都、

長沙、廈門、深圳……都充斥着辰爺的客戶，一年365日，足足開工330日！

亞辰之外，老朋友老同事，形象設計師ESO，經歷台灣工作7年之後，返回香港，偶然北上探望過後，毅然決定留在內地，3人並打造了時尚組合「至神」，互動創意工作坊。

不經不覺，時至2023年，3年疫情分隔；ESO與我回不了內地，辰爺害怕為時以數星期計的隔離時間，也沒回來香港。疫情漸次平伏，辰爺回港將緊緊鎖上已幾年的東涌馬灣涌村祖居大門打開，以其深厚獨特的畫風，用色彩與圖案將房子譜出驚艷格調，迅速成為海內外遊客打卡新目標。ESO以自修的不同美術技巧，參與義工服務，以圖畫與色彩熏陶不同精神面貌人士。

以為大家已淡入半退休狀態，原來退而不休，我們各自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回饋社會。大氣電波中，不着邊際地講東講西，分享我們相識數十年的緣分。（完）



◆ESO管形象，亞辰管攝影，在下管設計，曾經在內地組合時尚團隊。作者供圖

## 十年後重遊曼谷



余宜發

雖然疫情令到很多人在這3年沒得四處遊覽旅遊，所以有很多地方可能很久已經沒有去過了，但我自己喜歡的地方除了日本之外，其實泰國曼谷也是其中一個很想去的，屈指一算，原來我上一次去曼谷旅遊已經是十年前，當時是一間新落成的日本酒店邀請我到當地旅遊及嘗試感受他們新酒店住宿體驗。而剛過去的2月初適逢自己生日，一位長居曼谷的好朋友邀請我到當地旅遊，並為我慶祝生日，當然我二話不說看看機票，然後就準備到當地慶生。

話說回來，這3年疫情期間，因為每逢到我2月生日的時候，香港的疫情也頗為嚴重，所以通常都沒有機會跟朋友好好慶祝。3年後終於有朋友可以為我慶祝一番，而且仲可以衝出香港，所以之前非常期待這個生日旅程。而十年後再到曼谷這個地方，第一樣給我的感覺是先知道了很多，其中朋友帶我到夜市品嘗美食，每逢我們到其中一些攤檔購買小吃的時候，其實每個攤檔也會在當眼處放出一幅二維圖像，每當客人購買食物的時候，只要憑着自己手機的程式掃掃二維碼，然後按下金額，再給攤檔負責人看看你的手機是否交易成功，就是這樣簡單。因為我這個泰國朋友跟我說：「現在很少人帶現金出來，就好像中國內地一樣，你用手機便可以過生活。」其實香港也有這種購物付款方式，不過不是很普遍罷了。

但到曼谷旅遊跟以前一樣不變的，就是各處都塞車，所以如果駕駛人士可以自擔的話，也可以選擇付費到高速公路避開塞車的情況。這次也很開心，除了好朋友為我慶祝生日之外，因為他也有在曼谷駕車的關係，所以我也沒有遇上太多塞車的情況。而且他跟我說：「你知不知道，其實泰國人駕駛車輛可以算是沒有規矩，因為車輛走在路上，沒有速度限制。」我立刻回應他：「不是吧，沒有可能。他說就是有這個可能，亦因為很多地方也經常塞車，所以就靠你想超速也沒有可能。」更加有趣的是，有些道路最左面的一條車線，不同方向的車輛也都可以駛入，只要你先進入這條車道，無論是反方向或是跟道路上的車輛同一方向也好，你便可以利用這個車道，這樣我也覺得很奇怪，那就令到路面的交通更加混亂吧。不過各處鄉村各處例，可能他們覺得只要解決道路上塞車的問題，任何方法都可以嘗試。



梁冬陽醫生

## 東華三院樂儀癌病資助基金

我的好朋友樂儀小姐是一位非常有愛心和關懷別人的人，即使自己患有乳癌，仍然關心其他患有癌病的朋友。

對於患有癌症的人來說，她知道身體上的疾病可能只是他們面臨的挑戰之一。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她關心身邊的朋友和親人，只要他們有少許不舒服她都會幫他們找醫生治理，她很願意同其他病者分享她的經歷，讓她們接受醫治，提供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支援，讓她們感到更加堅強和有力面對這個挑戰。

在樂儀患病期間，她得到其丈夫、東華三院董事局前主席呂禮章先生的悉心照顧，無論怎樣忙他都會每日去醫院探她，當時她的孩子還很小，卻很正面和給予媽媽無限的支持。每次樂儀的病情稍為好一些就會約我們出來見面，平時我少出外應酬，但她的約會我一定盡量出現，我被她的樂觀性格所感染，天塌下來當被頂。後來她不敵病魔而去世，我參加了她的家人按其心意安排

的別開生面的追思會，在酒店擺好多他們以前四出旅行的相片，吃着這些由她一手安排的平時喜歡吃的食物，她先生彈着結他和女兒一起深情地唱着歌、送別她。因她喜歡熱鬧，每年的生日我們都會聚會為她慶祝。

她的丈夫呂禮章先生感受到很多中產市民如果用標靶治療某些癌症，例如乳癌是非常昂貴。如果生活困難的人可以向社會福利署或者一些基金申請援助，但中產人士一方面要供樓養家另一方面不合資格申請，這對他們非常困擾，所以他成立了以妻子的名字命名的「東華三院樂儀癌病資助基金」出錢出力，得到東華三院前主席呂禮章先生以及其他總理主席、同仁的支持，以幫助乳癌病人渡過治療期間的財務困難和情感壓力。

該基金也促進公眾對乳癌的認識和關注，提高乳癌防治意識。也許這是對妻子最好的紀念方式並惠及很多香港市民。這就是東華精神，我為在這裏成長工作30年而感到驕傲並為這些善心人送上最好的祝福。



袁星

## 仙客來等等

那幾天，因爺爺去世，妻子的心情頗為糟糕。靜下來時，她常無語流淚，不時抑鬱。勸說無效，我只好把小姨子喊過來。逛街去吧，做臉、紋眉、買衣服，都行。

單位近旁，恰巧有這樣一家店舖：金地優衣生活館。老闆娘漂亮、賢淑、有氣質。老闆沉穩、正直、善良。知道這家店，起初是通過一位同事介紹的。老家有個蜂場，產出的蜂蜜地道質優，同事推薦我可以放一些在那裏，讓老闆娘試着代賣。

把蜂蜜放到金地後，銷量是有，卻並不多。由於太忙，我也幾乎不去過問。與金地的老闆和老闆娘，算是認識，但並不熟。有時遇上，也就打個招呼。後來，知道老闆娘在快手平台開了直播，我關注了，有更新時，抽空也會看看。她家售賣的衣服，新潮時髦卻並不辣眼睛，追求的是那種大眾審美，又比一般集市、超市裏的高雅耐看許多。質量上佳，款式新穎，價格與周邊店舖比，自然也略高。不過，質量過硬，生命力當然就強。

生活館兩邊的店舖，這幾年一直在變。蛋糕店、炒貨店、饅頭店、手機店，唯其始終優雅地立在原地，不卑不亢，不比不攀。金地優衣的店舖不大，在原「女子會所」舊址上，二樓保持了原貌，是美容之所；一樓略作裝修，仍售賣衣服。叫上妻子逛街，是我提出的，小姨子實施。經她軟磨硬泡多番，才勉強成行。金地的衣服，質量和款式都沒問題，妻子卻不太想去，她知道那裏的衣服比別處貴。我的本意，是想讓妻子做做臉、紋紋眉，小姨子悄悄示意，看樣子她姐不會同意，買些衣服或許可以。她懂姐姐，捨得給孩子花錢，卻對自己很吝嗇。

優衣館靠近大路的，是一面簡易的玻璃牆。玻璃牆透光極好，由外向內看，很是敞亮清晰。緊貼玻璃牆，展示給路人的，上面是一橫排衣服，下面是上下兩層20幾盆鮮花。鮮花中，有兩盆驚艷如火的，格外醒目，是紫花仙客來和紅花仙客來。

這個季節，北方依然時常結冰，戶外無鮮花可看。金地的鮮花，開在玻璃牆內，卻把美艷展現得淋漓盡致。路過的人，眼中立馬映出兩團燃燒的烈焰，美而溫暖！我忍不住，未進門先拍照。不少店舖都擺花，真正養得好的，卻是罕見。由此可知，金地的老闆和老闆娘都是講究人，連細節都不馬虎的人，做啥事都不會差。進了優衣生活館，老闆娘滿臉是笑，老闆則靜默在側，迎而不語。她兩口子，似乎只經營着這樣一家店舖，十分專注。進了店舖，我才知道相鄰的那一間店面，也是她家的，專賣男士衣服，叫潮男工廠。不出所料，妻子只是在生活館裏逛了逛，便進了衣工廠。她想給倆兒子選些衣服。老闆紳士一般，伴隨在我們左右，不遠不近，任我們隨意挑選。他並不像有些店舖的老闆那樣，圍着顧客，極力推薦了一款再一款，因孩子沒跟着，怕萬一相不中，沒敢立即買。小兒子順順才3歲半，已自己挑衣服了，看不上的，根本不穿。第一次進潮男工廠，算是意外知悉，探探路吧！

年前年後，不甚忙碌了。不少同事，相約一道出去做臉、紋眉、染指甲，妻子科內的幾位，卻並不熱衷。從爺爺生病到去世，妻子比他親生女兒還上心，忙前忙後，唯恐有半點差池。沒床位，她想辦法；輸液拿藥，她想辦法；病重轉院，她想辦法。爺爺99歲了，肺炎難控制，又突患多發性腦梗，陷入昏迷。妻子像變了個人，整日焦慮。爺爺轉院後，我專門找了人民醫院及中醫醫院呼吸科和ICU的同學，詳細探討了爺爺的情況，還跟腦內科一位曾經的帶教老師交流過，能想的辦法全想了，依然回天乏術。

爺爺去世後，妻子呼天搶地，哭得一塌糊塗。她甚至在一個夜班時犯癡症，深更半夜給我發消息。第一條：如果當時我要堅持不讓爺爺從平邑回來，結果會不會不是現在這樣？第二條：爺爺在回來的路上明明可以睜眼看看我了。我思考良久也沒敢給她打電

話，怕她說着說着又哭，只是給她回了條短信，告訴她「非常難」！99歲高齡，加重症肺炎，加多發腦梗特別是腦幹腦梗，加心衰，真恢復如初的可能，幾乎沒有。

心裏的創傷，需要時間慢慢去淡化、抹平。我聯繫了孩子的舅舅和小姨，讓他們到我家玩。一連兩晚，他倆帶着撲克到我家，一起做飯，一起打牌。不上班時，我們也帶着孩子去岳家，全家人圍坐一起，說說聊聊，平凡着，健康着，生活還得繼續。

金地的斜對面，有處三角地帶，是鎮上的一個小廣場。春夏秋三季，周圍的居民，茶餘飯後，經常有去玩的。跳廣場舞、散步、閒聊，挺熱鬧。那次帶着順順去玩，他騎着三輪車瘋跑，一個不注意就從靠近金地店舖的一個台階跌落。金地的老闆從店舖門口急速跑過去接，雖然沒第一個時間接住，也是幫了次大忙。往往，一個善舉，一個細節，足見一個人的本心。人心，人性，是裝不出來的！特別是突發情況下。

新家裝修前，首佳那個很會說話的店老闆，自稱當年在費縣城裏搞裝修，承諾絕對物美價廉，即開工，一兩個月最多3個月完成。把活交給他後，人家3天兩頭找理由要錢，裝修進度卻一拖再拖。將近一年時間，廚房、衛生間仍沒動工。裝修完的地方，也是能糊弄就糊弄。我一氣之下換了人，廚房、衛生間、開關、插座、燈具、窗簾，全部另花錢安裝。一年多後，首佳老闆竟腆着臉來要餘下那未結清的4千元工錢！其臉皮，厚得可以！

芸芸眾生，有過一面之緣的，至少數以萬計。有的人被想念，極少數被記恨，更多的被忽略、被忘卻。究其原因，無外乎一個情字，親情、友情、鄉情等等。

不管是否被想念、被忽略、被忘卻，「心」須美麗，就像映入眼中的那兩盆仙客來！舒服了路人的眼睛後，總不至於被記恨吧。站在辦公室窗前，透過玻璃，金地優衣生活館的仙客來依稀可見。一小片紫、一小片紅，在兩小片淺綠斑駁的葉之上，燦爛地開着。



林作

## 珍惜自己 珍惜人生

28歲的蔡天鳳被殺，我和全城一樣憤怒了幾天。聽說她是城中名人，身家過億。我有一點可以肯定——是她父母有錢，不是她自己。

我無意探討背後的真相，很多她們家的事。但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高資產的父母，如果真的將自己的財產過早地交給了自己的孩子們，那麼對孩子們即使不至於惹來殺身之禍，對她們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錢不是自己賺回來的，始終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孩子們不懂得自己好好珍惜。很多孩子們甚至會覺得自己就是值得擁有這些錢，於是在這個人生階段，就會很容易造成亂使、亂派、亂投資。

我自己就是個例子。當年媽媽疼愛我，在英國留學時期開始，媽媽就跟我說只要讀好書、維持好成績，大學能考入牛津劍橋，她就會無條件支持我。

考入牛津後，媽媽又說，只要能夠有良好成績畢業，那麼就可以無條件支持我的生活。於是，我從留學階段開始，根本沒有懂得過珍惜自己所有的資源。搭飛機都會為自己買商務艙，衣服全部買到最貴的名牌，從來沒有在學校的餐廳吃過，餐餐到外面餐廳用餐等。

現在看來，真的是培養了很壞的習慣，也因為如此，很多豬朋

狗友在身邊——吃的花的，既然錢不是我的，那麼花在我身邊人上，有何不可？

我真的是到了27歲，媽媽開始要我自力更生後，才發現自己的龐大花費真的很難應付。或許這是培養人的最殘酷方式。頓時，我連每個月償還卡債的能力都沒有。

我加入了理財行列後，才看到現在的一些聰明父母，會怎麼做。例如，最近愈來愈多這類父母會進行婚前財產規劃。在很多入眼中，保險現在已經是中高端客戶眼裏最好的嫁妝。投保人寫父母，女兒是受益人。這份保單不是女兒的財產，沒有實際的掌控權和持有權。如之後離婚，男方沒份。感情好，日子一起過，錢一起花；如離婚，女兒以後就一人瀟灑。女兒有什麼事，錢也還在父母手裏，不怕。

就像放風箏，女兒被愛情衝昏頭腦時，你愛飛多高飛多高，但風箏的線始終攥在父母的手上。

在這件事上，我學到的，是不要過早把財富徹底過到孩子手裏，讓自己在過早處於被動的位置。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孩子的婚姻風險，一舉兩得。

結論：要讓孩子們懂得責任、懂得理財，要讓自己的財產和《哈利波特》裏面伏地魔一樣，把自己的靈魂/財產分成很多份獨立個體（伏地魔叫做分靈體），確保自己和家人平安。



小蝶

## 《風采五十》之二

《風采五十——香港藝術節藝藝國際》編撰者黃月妙（Kitty）回想最初構思全書大綱時，並不需要中英對照，以中文或英文書寫均可。因此，他們想找兩位身份中立的藝評人分別以中文和英文撰寫《半世紀的足印》的專題文章，以整全藝術節的角色、定位和影響。

不過，藝術節最後只邀請資深藝評人周凡夫撰寫中文藝評。原來周凡夫在每年藝術節結束後都交給大會一個他評核藝術節的成績表。會方謙虛地表示他們總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從周凡夫手上接過成績表，並感激他的寶貴意見。「我們在2020年10月請周先生撰文，他在翌年的復活節交稿。我們可沒想到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遺作。」談到周凡夫在2021年7月因病離世，Kitty不禁黯然。

我問Kitty在芸芸貢獻者中，她以什麼準則挑選受訪者。她說：「我們選擇很多章節的人物都沒有問題，唯一斟酌的是《領域與視野》一章，因為我們很想從中看到香港領導藝術（Artistic leadership）的變化。例如以前是藝術家創作表演節目後在藝術節演出；現時則由節目副總監蘇國雲構

思一個主題劇目（如《論語》、《大學》等），更擔任監製，挑選導演和演員；至於節目總監梁掌璋則負責邀請外國藝團來港演出。」

Kitty表示編撰《風》書最開心是訪問多位本地和海外的藝術家，以及搜集他們的資料，這方面有很多人與她一起研究應該訪問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演藝界人士。她說：「我在研究資料時才知道原來早期藝術節的粵劇節目已經有新馬師曾和鳳凰女等大佬佔坐鎮，今天我們粵劇節目的前輩阮兆輝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仍屬年輕一輩哩！」

Kitty為了令文章多元化，訪問了不同表演藝術範疇的工作者，記載這三四十位人士的創作故事和感受。其中一項令我印象深刻的經驗是通過訪問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舞蹈劇場編舞家殊殊（Pina Bausch）的兩名昔日搭檔Robert和Helena，了解到這位於2011年已逝世的國際知名舞蹈家與香港的故事，在香港的見聞和對香港的感受。

《風》書原定於2022年2月推出，可是第五波疫情令藝術節的節目被迫延期。既然不需要趕在藝術節開幕前出版，他們索性將全書細心微調，務求精益求精。Kitty說行政總監何嘉坤認為

《風》書將會是一本傳世之作，在疫情下反而讓大家有時間慢工出細貨，是一件好事。

Kitty第一份工作是在藝術節任職，服務了一年多便轉職，所以她覺得自己在這些年來絕大部分時間只是一名觀眾。當地完成編寫《風》書後，她這名自言是局外人的觀眾已深深感到藝術節的節目和藝術家的高水平，連「加料節目」的水平也與主節目不遑多讓。

她說：「我們都覺得香港人應該以擁有國際級的藝術節而驕傲。當我訪問香港以外的演藝界人士時，他們都認為藝術節這個平台很有意思，在區內的聲譽亦隆。本地藝術家們則很感恩可以通過藝術節認識到很多海外藝術家與他們交流，提升自己的水平。如果我們未來要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之都，藝術節需要繼續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當我聽畢Kitty的分享後，想不到她要應付海量工作，應該獲得可觀的報酬吧？怎知Kitty的回應令我嚇一大跳，原來她是一名義工，分文不取地為藝術節編撰誌慶刊物。如果我們未來要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之都，藝術節需要繼續扮演這個重要角色，工作而不計酬勞和付出，是藝術家精神的展現啊！